

# 西部国门外的风云

## 帕米尔之西：

□安维华



帕米尔以西,我国西大门外的紧邻。

美国“9·11”恶性袭击事件发生后,人们的目光转向了世界级“恐怖大亨”本·拉登,以及他的随身之处阿富汗。而就在几天前,阿富汗反塔利班联盟领导人马苏德遇刺,不治身亡,阿富汗政局陡然增加了新的变数。塔利班会不会在全国得手,得手后会不会执行更强硬的政策(“毁佛”事件,人们毕竟记忆犹新)?

“上海合作组织”决心联手打击威胁着它们安全的“三股邪恶势力”。里海石油一直受到大国的觊觎。伊朗正走在变革的路上,但依然受到美国的遏制……

这就是“帕西”,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

——编者手记

帕米尔以西地区(以下简称其为“帕西”),指帕米尔高原的西部地区及其以西的相邻地区,属中亚、西亚、南亚之间的接合部,涉及中亚五国、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

### 曾被划为“三块”

在过去一个时期,本地区常被分别划入中亚、西亚和南亚等地区而单独进行考察。这同冷战结束以前本地区的政治形势有很大关系。苏联解体以前,中亚国家均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阿富汗于1979年也被苏军占领,这些国家同“帕西”其他国家的联系较少。当时,美国为了遏制苏联,竭力在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一线拼凑“北层防线”,防止苏联南下。苏军入侵阿富汗以后,美国支持阿富汗抵抗运动,加强与南亚国家巴基斯坦的交往,认为这样在北面可以围追堵截苏军,在南面可以牵制与苏联关系密切的印度。所以那时“帕西”地区被分割成两大块。地处西亚的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之后,一度实行“既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的政策,在“帕西”走了“单帮”,又成了帕西单独的一块。

苏联解体以后,地缘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中亚国家都成为独立的国家。中亚国家在独立后,希望通过行使外交主权扩大对外活动



的空间,积极发展同周边各国的关系,因而对地区合作采取十分积极的态度;同时,这些国家又相继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对扩大同“帕西”其他各国及邻近国家的经济交往抱有很高的热情,尤其希望打开通往印度洋、地中海和东海的运输通道。它们除了在中亚地区构筑国际合作的框架外,很快即同阿富汗、阿塞拜疆一起成为由伊朗、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创立的“经济合作组织”的成员国。

由于中亚地区出现了“政治真空”和“意识形态真空”,与中亚相邻的一些国家均采取措施扩大在该地区的影响,同时也希望扩大与中亚的经济交往。中亚独立后,巴基斯坦很注意发展同中亚各国的关系,认为在中亚存在有自己的重大利益,曾希望开通从中亚经阿富汗直抵巴基斯坦港口的运输线。伊朗在历史上同中

亚地区，特别是与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以及阿富汗存在着很多的交往和联系，在中亚国家独立后，十分重视“帕西”地区的事务，希望扩大伊斯兰革命的影响。

### 阿富汗局势牵动各国神经

在“帕西”各国交往增加的同时，本地区所发生的军事冲突和战争也牵动了有关各国的“神经”。苏军撤出阿富汗以后，当时阿富汗的各种力量均不能稳定地获得主导地位，随即陷入旷日持久的内战，相关的邻国都希望阿富汗的形势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90年代下半期，塔利班异军突起，进占了全国大部地区，但迄未建立基础广泛的政府。阿富汗形势的发展颇为周边国家所关注。

巴基斯坦在苏军占领阿富汗时期曾是阿富汗抵抗运动的后方补给基地，也是数百万阿富汗难民的收容地，在阿富汗存在广泛的影响。苏军撤出后，巴基斯坦对阿富汗国内政局的走势尤为关注，希望阿富汗新政权是一个与巴基斯坦友好、且关系较为亲密的政权。巴基斯坦长期与印度存在克什米尔争端，不希望在自己的另一侧再出现一个于自己不利的巴基斯坦—阿富汗争端。如果腹背受敌，它的安全环境自然就会变得更为恶劣。它支持阿富汗与自己关系较为密切的普什图族派别，包括后起的塔利班，希望他们能入主中央政权，不希望阿富汗落入其他国家所支持的其他派别手中。不过塔利班得势后，同巴基斯坦之间的关系也出现过一些裂隙。

中亚与阿富汗之间也有密切的关联。阿富汗境内的塔吉克族、乌兹别克族分别同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两国有密切的联系。阿富汗局势的发展，特别是塔利班的兴起不能不引起塔、乌等中亚国家的关注。伊朗同阿富汗境内主要集中于哈扎拉族中的什叶派穆斯林有密切的联系，也希望能在苏军撤出阿富汗后扩大自己在阿富汗的影响。当塔利班控制阿富汗大局后，伊朗和中亚一些国家支持马苏德领导的“北方联盟”，同塔利班进行周旋。

除了阿富汗内战以外，还有一些跨国犯罪活动引起“帕西”国家的关切和警惕。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猖獗便是其中较为突出者。这里所说的宗教极端主义，不是纯宗教的极端主义，而是一种宗教—政治的极端主义，有的实际上仅仅是打着宗教幌子的一种政治势力，它们危害社会，崇尚恐怖活动，甚至以恐怖活动为主要手段，有的同时也从事民族分裂主义活动。此外，本地区毒品、武器的走私也十分猖獗。反对这些恶势力的渗透与作乱，成为相关国家的共同事业。中亚各国尤其警惕这些跨国犯罪活动的蔓延。巴基斯坦领导人也宣布要同宗教极端主义等势

力进行斗争。

### 大国的算盘

同苏联时期相比，俄罗斯边界已从中亚后撤。但是，俄罗斯不希望“帕西”地区成为动乱地区，尤其是不希望上述那些恶势力从“帕西”向俄罗斯境内渗透。它同中亚各国在这方面积极开展合作，希望中亚成为“缓



阿富汗历经沧桑

冲区”，希望中亚在割断车臣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国际联系方面发挥作用。

美国同“帕西”地区的关系也有所变化。冷战时期，美国曾在阿富汗下大力气扶植抵抗力量，其所以如此，主要目的在于遏制苏联、牵制苏联，而并不是对阿富汗本身有多么大的兴趣。苏联解体后，本地区地缘政治面貌已有很大变化，美俄力量对比也已不同于从前，而且阿富汗又处于内陆地区，所以美国对它的“兴趣”也就淡然了。如果不是在阿富汗境内活动的本·拉登所领导的“圣战主义者”在世界各地打击美国的利益，美国未必会对阿富汗进行导弹袭击、同塔利班作对。美国希望联合其他国家共同对付塔利班，但是无人响应，美国对塔利班也无可奈何。

苏联解体以后，美国认为“帕西”大国巴基斯坦的战略地位也已经不像原先那么重要了，而且认为巴基斯坦没能有效地阻止阿富汗境内本·拉登策划的反美恐怖活动，并时有微言放出，所以美巴关系也不像先前热络了。巴基斯坦则希望加入中、俄、哈、吉、塔、乌组成的上海合作组织。

自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以来，美国对伊朗伊斯兰政权深恶痛绝，将伊朗列为支持国际恐怖活动的“无赖国家”，并对伊朗实施“制裁”。这自然使美国在伊朗这一能源大国丢掉不少商机。所以美国也在寻找走出“沼泽”之路。美国和伊朗的关系虽已有所缓和，但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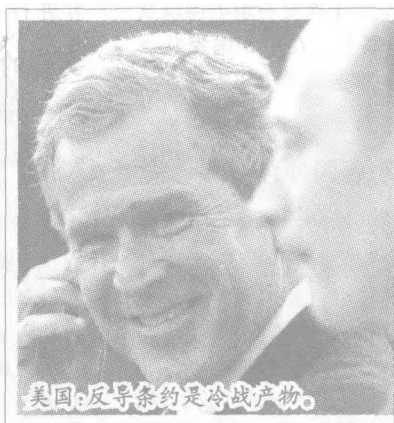
美国现在在本地区感兴趣的事情，一是北约向中亚的东扩，借以挤压俄罗斯的影响，在俄罗斯的后院牵制俄罗斯。美国认为，巩固苏联解体后原苏联各加盟共

和国分立的局面,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渗透和影响,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俄罗斯则不希望美国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获得某种主导的作用,更反对“北约东扩”一类矛头指向俄罗斯的做法。

美国对本地区感兴趣的另一件事便是对里海石油资源的垂青、觊觎和争夺了。里海到底有多少石油,各种说法相差悬殊。据美国某专业杂志的数字,截至2001年1月1日,“帕西”地区石油剩余探明储量总共有约133.3亿吨,占世界石油剩余探明总储量的9.6%。在环里海的五国中,除去俄罗斯以外,其余四国石油剩余探明储量占“帕西”地区石油剩余探明总储量的99.1%。

对美国来说,控制“帕西”地区,特别是里海这四国的石油资源,即可扩大在该地区的影响,又可对俄罗斯起制约的作用。因此美国热衷于修筑绕开俄罗斯与伊朗从“帕西”直通西方的石油管道。但是,抛开俄罗斯和伊朗,直接从“帕西”把石油拿走,并非易事。俄罗斯和伊朗开采石油已有多年,而且有现成的石油运输通道,这种地缘经济优势怕是难以改变。

“帕西”地区与中国接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以及克什米尔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区均与中国接壤。“帕西”地区的形势关系中国西部安全。现在,中国与“帕西”地区各国的友好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同中亚国家共同创建了上海合作组织,中国同巴基斯坦之间存在着传统的友好关系,中国同伊朗之间的合作不断加强。但是,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等跨国境的恶势力,是对我国西部安全的严重威胁。“上海合作组织”成立的目的之一,就是各成员国要联合起来共同打击这些邪恶势力。此外,阿富汗局势的走向、印巴克什米尔争端的前景、美国在遭受“9·11”袭击之后对本·拉登的恐怖组织及塔利班将采取何种做法,都是我们应密切关注的问题。▲



一个严峻的事实正日益摆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面前:美苏1972年签署、被某些人视为“冷战遗产”的《反弹道导弹条约》(ABM)极有可能在近期寿终正寝。

8月23日,美国总统布什在恬静幽美的得克萨斯草原上宣布了一个与优美环境格格不入、但却并不出人意料的消息:美国将按照自己的时间表退出《反导条约》。也就是说,不论美俄在修改该条约上的谈判进展如何,美国都将一意孤行,哪怕单方面废约,也要“把《反弹道导弹条约》扔进历史垃圾堆”。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政府坚决反对修改条约的立场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政府发言人已经表示,“《反导条约》的某些条款”可以作“适当的和必要的修改”。

## 是谁死抱“冷战遗产”不放?

为了废除《反导条约》,美国政府绞尽脑汁,除了对俄罗斯大耍两面手法外,还找出了一大堆“冠冕堂皇”的理由。“冷战遗产”论就是其中之一。最近一段时间,在部分美国人中间流行着一套很奇特的逻辑:《反弹道导弹条约》是美苏两国在冷战期间签署的,因而是“冷战产物”;而冷战早已结束,所以,作为“冷战遗产”的该条约也该废除。

美国的这一逻辑早已不新鲜。在今年6月份美俄领导人卢布雅那会晤期间,布什为了劝说普京同意修改《反弹道导弹条约》,就向普京推销了这一逻辑。他说:“冷战已经结束,俄罗斯不再是美国和西方的敌人”,“反导条约是冷战遗迹,其历史使命已经结束”。这一观点不但没有得到普京的同意,相反受到了严厉驳斥。普京坚持,“反导条约仍然是国际安全稳定的基石”。他还质问布什,既然冷战已经结束,作为冷战产物的北约,“这一军事同盟组织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在日益向俄罗斯的边境逼近,这是为什么?”

众所周知,签署于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虽然诞生于美苏极度对峙的冷战期间,但该条约强调的是对话与谈判,而不是对抗与对立;要求美苏在发展战略力量时力求平衡,而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其宗旨与主题与冷战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并不是什么“冷战遗产”。实际上,近30年来,它构成了国际战略稳定的基石和削减战略进攻性武器的基础。

毋庸讳言,恰恰是那些叫嚷着要抛弃“冷战遗产”的人在抱残守缺,死守着冷战时代的教条,不但愿意放弃真正的冷战遗产,相反却在变本加厉,试图把世界带到新一轮的冷战之中。北约东扩和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就是两个很好的明证。作为冷战时期两大对抗集团之一的北约,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不但没有消失,相反却处于不断扩大之中;作为冷战期间“星球大战计划”翻版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尽管遭到了世